



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

東周列國志

繡像

—

国学经典书系

〔明〕冯梦龙 著

邓启铜 注释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

绣像东周列国志 一

明·冯梦龙 著

邓启铜 注释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绣像东周列国志：全3册 / 邓启铜注释. —南京：
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15.5

(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)

ISBN 978-7-5641-5221-5

I. ①绣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0885 号

绣像东周列国志

责任编辑 彭克勇

封面设计 林绵华

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：210096

出 版 人 江建中

网 址 <http://www.seupress.com>

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82.25

字 数 1650千字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41-5221-5

定 价 188.00元 (全三册)

东大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向营销部调换 电话：025-83791830



序

“世界潮流，浩浩汤汤！”面对滚滚的世界潮流，不少有识之士发现被国际化的中国正面临着丧失本土文化之危机。十几年来，南怀瑾大师发起的“全球儿童读经”已经从开始时的“该不该读经典”大讨论演变到后来的“怎么读经典”，然后又演变为现在的“成人读经典”，大有“全民读经典”的趋势。放眼各地兴起的“书院热”、“国学热”，无不说明以国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然越来越受到重视。究其根本原因，是我们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，要想在这次世界浪潮中居于主导地位，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。

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形成的文化，它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，也是文化进步的智慧源泉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伦理思想贯穿始终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，在文学艺术上创造了辉煌的成就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对真理的思辨和追求。因此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。

1988年，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巴黎发表宣言：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，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，去汲取孔子的智慧。”联合国大厅里赫然书写着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，可以开启人们的智慧！经典能深入到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，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格和敦厚的性格！

早在2003年，我深受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老师的影响，着力于辅导女儿邓雅文等三位小朋友背经，不到三年的时间，他们就已熟背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诗经》等经典，当时找不到一套好的教材，我便决心自编一套适合他们的教材。

面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积累下来的经典，我们从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精选了四十五种典籍作为“新经典”之“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儿童读本”，分四辑陆续出版，并对其中二十种经典录制了配音CD。新书甫一推出，就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，并有多家媒体报道或发表了专访等。其中《论语》《三字经·百家姓·千字文》《老子·大学·中庸》等更是先后登上畅销图书排行榜，特别是《论语》，还登上了《南方都市报》2004年、2005年畅销书排行总榜。图书甚至远销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宾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等地，无数的读者来电来信给予肯定，更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。回顾这几年的经典注释工作，真可谓：七年辛苦不寻常！我们在编辑、注释、注音时坚持以“四库全书”为主，遍搜各种版本，尽量多地参照最新研究成果，力争做到每个字从注释到注音都有出处，所选的必是全本，每次重印时都会将发现的错误更正，这样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图书才符合“精”、“准”、“全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这套经典才能在目前良莠不齐的图书市场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
和许多从事古汉语和文字研究工作的学者一样，我们在钻研这些经典时始



终有一个困惑我们的问题,即这些经典是由文言、古文字传承至今的,因此汉字的流变对理解原著影响非常之大,加之汉字简化与繁体字并非一一对应,往往简化后就会产生歧义。因此,我们在按汉字简化原则由繁化简的同时,在整套书中,对以下情况我们保留了原文字:①後—后,这两个字在古文中是严格区分的,《百家姓》两个姓氏都有,怎能简化为一个字呢?!②發—髮—发,在“须”、“毛”义时用髮,在“开”、“起”义时用“發”。③餘—餘—余,“餘”是“余”的繁体字,“余”不是“余”的繁体字,而是“餘”的简体字。④另有少数不能简化部首偏旁的字和不便造字的字保留了原文字,这样处理有利于精准保留原本面貌,也不致产生歧义。但读者不能由此断定我们是反简复繁派,事实上我们认为汉字简化是文字发展的大方向,只是简化时每个字都应充分听取各方面学者意见,并兼顾其发展和历史,而不是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抑或粗暴地割断其历史渊源,唯权力是听!

这次东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“东大国学书系”是我们在云南大学出版社“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儿童读本”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,经过这七年的检验,我们发现不但儿童喜欢这种注音方式,一些老年人也特别适合这种“大字不老花”的方式,甚至有的大学教授也拿我们这套书来给大学生上课,因为有注音,不需查找便可方便地读准每个字,也不会闹笑话。因此我们认为经典注音是全民阅读的一种好方式,特别是青少年阅读习惯的培养更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希望之所在。为此,我们精选五十二种经典供读者选读,分为:

“中华传统蒙学精华注音全本”:《三字经·百家姓·千字文》《千家诗》《声律启蒙·笠翁对韵》《孝经·弟子规·增广贤文》《幼学琼林》《五字鉴》《龙文鞭影》《菜根谭》《孙子兵法·三十六计》

“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”第一辑:《庄子》《宋词三百首》《元曲三百首》《孟子》《易经》《楚辞》《尚书》《山海经》《尔雅》

“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”第二辑:《唐诗三百首》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老子·大学·中庸》《古诗源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国语》

“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”第三辑:《古文观止》《荀子》《墨子》《管子》《黄帝内经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《武经七书》

“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注音全本”第四辑:《春秋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文选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《聊斋志异全图》

“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注音全本”:《绣像东周列国志》《绣像三国演义》《绣像水浒传》《绣像红楼梦》《绣像西游记》《绣像儒林外史》《绣像西厢记》

上述书目基本上涵盖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。

博雅君子,有以教之!

“尚雅”国学经典书系主编

邓启铜

2010年3月

齊桓公

賜履分藩定霸武奮文會
宵衣旰食寧無由炳麟經綸績止
昌云所家保艾爾得 白奎贊



齊桓公

序

书之名，无虑数十百种，而究其实，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。经所以载道，史所以纪事者也。六经开其源，後人踵增焉。训戒论议考辨之属，皆经之属也；鉴记纪传叙志之属，皆史之属也。顾六经者，圣人之书也。言体必有用，言用必有体。《易》与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经中之经也，而事亦显焉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经中之史也，而道亦彰焉。後人才识浅短，遂不得不歧而贰之。贰之，斯不能不有所戾。故高谭名理者，常绌于博识之士，而自矜该洽者，其是非或谬于圣人。顾理无二致，故言道之书，虽世不乏著，究其精者，亦不过恢张馀蕴，仅可作佐翼注疏；其卑者，糟粕唾馀而已。若稍肆焉，则穿凿傅会，破碎支离之弊出矣。至于事，则不然，日新月异，千态万状，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。故经不能以有所益，而史则日以多。夫史固盛衰成败、废兴存亡之迹也。已然者事，而所以然者理也。理不可见，依事而彰，而事莫备于史。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忠佞贤奸之辨，皆于是乎取之，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，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。

自制举艺出，而经学遂湮，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，犹知诵其章句。至于史学，其书既浩瀚，文复简奥，又无与于进取之途，故专门名家者，代不数人。

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，偶一展卷，率为睡魔作引耳。至于後进初学之士，若强以读史，则不免头涔涔，目森森，直苦海视之矣。《春秋》三传，左氏最为明备，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辞，况其他乎？顾人多不能读史，而无人不能读稗官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流，特更演绎其词耳。善读稗官者，亦可进于读史，故古人不废。

《东周列国》一书，稗官之近正者也。周自平轍东移，下迄吕

政，上下五百有馀年之间列国数十，变故万端。事绪纠纷，人物庞杂，最为棘目聱牙。其难读，更倍于他史。而一变为稗官，则童稚无不可得读。

夫至童稚皆得读史，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？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，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，何哉？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，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，与国家之废兴存亡、盛衰成败，虽皆胪列其迹，而与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，及其所以盛衰成败、废兴存亡之故，固皆未能有所發明，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，方且懵焉昧之，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？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，则读犹不读，是为无益之书，安用灾梨祸枣为！坊友周君，深虑于此，嘱余者屡矣。寅卯之岁，予家居多暇，稍为评鹭，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。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，而依理论断，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，而亦不致貽嗤于博识之士。

聊以豁读者之心目，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。故既为评之，而复序之如此。

乾隆壬申（1752年）二月七都梦夫蔡元放题于绿净山房



读《列国志》法

清·蔡元放

《列国志》和别本小说不同。别本多是假话,如《封神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等书,全是劈空撰出。即如《三国志》,最为近实,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其内。《列国志》却不然,有一件说一件,有一句说一句,连记实事也记不了,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。故读《列国志》,全要把作正史看,莫作小说一例看了。

小说是假的,好做。如《封神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诸书,因是劈空捏造,故可以随意补截联络成文。《列国志》全是实事,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说,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。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,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,却也是绝妙小说。

《列国志》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。东迁始于平王,多事始于幽王。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,盖平王东迁,由于犬戎之乱,犬戎之乱,由于幽王宠褒姒,立伯服,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。且童谣亡国,亦先兆于宣王之世。故必须从他叙起,来历方得分明。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,亦不得不然之理也。

《列国志》是一部记事之书,却不是叙事之书,却又不是叙事之文。故我之批,亦只是批其事耳,不论文也。非不是我不论其文,盖其书本无文章,我不欲以附会成牵强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一书,大率是靠《左传》作底本,而以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足之,又将司马氏《史记》杂采补入。故其文字、笔气,不甚一样,读着勿以文字求之。

《列国志》因是杂采众书所成,故其事之详略,都是不得不然,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。若再加修饰一遍,便自然更是好看。

列国之事,是古今第一个奇局,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。世界之乱,已乱到极处,却越乱越有精神。周室之弱,已弱到极处,却弱而不亡,淹淹缠缠,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。真是奇绝。

周室卜世卜年,皆过其数。子孙虽已微弱之甚,而仍称其主,不至遽然亡灭。前人议论,有的说周家忠厚开基,盛德之报;有说封建屏藩,互相维制之力。据我看来,两说都有些正,不可偏在一处讲。若说周家忠厚开基,盛德之报,便该多出两个贤王。赫然中兴几次,何以仅拥虚名,丝毫不能振作;若说封建屏藩,互相维制之力,则夏、商两代,建国相同,何以没



用许多展转变态？如此论来，则东周列国，还是造物好奇，故作此特奇至变之局，以标新立异耳。不必纷纷强为说也。

由周而秦，是古今变动大枢纽，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，逐渐变来。其中世运之升降，风俗之厚薄，人情之淳漓，制度之改革，都全不相侔。子弟能细心考察，便是稽古大学问。

即如用兵一事，春秋是春秋之兵，战国是战国之兵，不消说是大相悬殊。即春秋中，齐桓与晋文，便有大段不同处。齐桓时用兵，还不过声罪取服，其究竟不过请成设盟而已。到晋文时，便动辄以吞并为事。这便是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。齐桓时用兵，不过论百论千。到晋文时，兵便大盛，一战之际，常以万人。齐桓用兵，还是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。到晋文时，便多行诡计了。子弟于此等处能细心理会，便是善读稗官者。

晋文用兵诡谲，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其势不得不然。正是天运改移处，正自怪他不得。若不然，便如宋襄一般，自取祸败了。

用兵之法，变化多端，用少用众，用正用奇，最是不可方物。唯有《列国志》中，却是无体不备。前人于《左传》中，集其用兵计谋，便谓兵谋兵鉴，已得要领，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？子弟理会得此等处，便不枉读了此本稗官也。

用兵是第一件大事，兵法是第一件难事。其中变化无端，即专家也未必能晓彻。今既读了《列国志》，便使子弟胸中平添无数兵法。《列国志》有益子弟不少。

出使专对，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。惟《列国志》中，应对之法最多，其中好话歹话，用软用硬，种种机巧，无所不备。子弟读了，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。真是有益子弟不少。

稽古、用兵、专对，都是极大极难学问。今却于稗官得之。岂不奇绝。

金圣叹批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便说于子弟有益。渠说有益处，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。今日子弟读了《列国志》，便有无数量学在内。此与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岂可同日而语！

一切演义小说之书，任是大部，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，不过十数百数，事迹不过数十百件。从无如《列国志》中，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，盖其上下五百余年，侯国数十百处，其势不得不极多。非比他书，出于撮凑。子弟读此一部，便抵读他本稗官数十部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，无所不有，却无神佛僧道、邪说妖言在内，便觉眼界中清净许多，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也有几处说鬼，却是从《左氏传》来，其说鬼处也还在理



上,不与他处邪说同也。左氏说鬼,虽与他处不同,然毕竟是他恍惚附会处,未可为信史。

《列国志》中,有许多坏人,也有许多好人。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,坏人也有若干坏法。读者须细加体察,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来,方于学问之道有益,不可只以“好坏”二字,囫圇过了。

《列国志》中,虽也有好人,也有坏人,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,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。又多是各成其好,不甚相同。至于坏人做坏事,往往如出一辙。亦且穷凶极恶,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,都坏将出来。当时人君,却偏偏欢喜坏人。若善恶同时,又往往好不胜坏。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,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。真实令人解说不出。

坏人明明作恶,还自好辩。偏是大奸大恶之人,他却偏会依附名义,竟似与好人一般,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。这种人最是难认,观人者不可不知。

恶人依托名义,虽是可以感人,毕竟也有露马脚处。只要观者不审,便被他所骗耳;若明眼人,自瞒不过。

大约看好人、坏人之法,只从“义利”二字上着眼,便可十得七八。贤、奸之变,虽有万态,究其本,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。

“义”、“利”二字不并立。天理看得重,爵禄身家看得轻,便是君子;若事事只图自私自利,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,从何处还有天理来。

“义”、“利”二字,其机甚微,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。即如臣弑君,子弑父,是天地间非常大变。然原其心,却不过从“利”上起耳。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,便自然没有此事了。

《列国志》中,篡弑杀之祸甚多。其臣为乱臣,子为贼子,罪不容诛,自不消说。然论世者,也要将那君父察勘一番,推求其所以致此之故。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,却当以此垂戒为人君父者,使其有所畏惮。故圣人云: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。”又云:“为人君止于仁,为人臣止于敬,为人子止于孝,为人父止于慈。”又云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诸如此类,不可胜数。大率都是互举。后世一切重责子臣,便似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,此是宋儒之偏,失圣人之意矣。

君义臣行,父慈子孝,兄友弟敬,夫和妇顺。自是万古不易之理,亦人情至允之论。然圣人教人,只是自尽。为人父者,只是自尽其慈,不必因慈而遂责子之孝。为子者亦只是自尽其孝,不可因孝而望父之慈。推之君臣、兄弟、夫妇,都是一般。便自然不至有人伦之变了。《列国志》中许多人伦之变,总由望于人者深耳。



父以慈而责孝,子以孝而望慈,已是不可;况又有父不慈而专责子之孝,子不孝而专望父之慈。君臣、兄弟、夫妇间,总不自尽,一味责人,岂不可笑。居心如此,安得不做出把戏来。然世又偏多此一辈人,可叹也。

立子以嫡,无嫡立长,自是正理。废嫡立庶,废长立幼,于天理、人情自是不妥。然立庶立幼者,爱之也;爱之,必思所以安全之。今悖于情理而立之,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。不特富贵享受不成,反连性命都有送断了,又貽家国以覆乱之祸。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,却以私心所溺,遂弃安从危,去利就害,自寻祸乱。《列国志》中,此等不可枚举。前车既覆,後车复然,甚有身与其祸,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。此等愚人,真是愚得又可笑,又可恨,又可怜。

忠而见疑,信而得谤,自是常事。只看自己所处之地,与所遇之人何如耳。《列国志》中,此类甚多。其中有学有术,处之有方者,庶几自全。若只是一味自信,莽撞行去,个个身受其祸。如申生、叔武之类是也,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。子弟于此等处,须加意理会,万勿草草看过。

《列国志》中,有许多出于微贱,一时投契君心,遂得致位卿相,荣宠终身。如管仲、宁戚、百里奚、范雎等类,其胸中抱负经济,都是最上一流。只看他初见时,各有一番高识定论,足以深入人主之心。至其后来设施,也都是条条件件,次次第第,上利君国,下益民生,可见不是一时取口舌之便者。然若不是机缘凑巧,便也只好困穷草泽,沉埋一生了。天下万世,怀才抱艺而不得其时者,何时胜数,思之令人浩叹。

战国是游士之世。其游说之术,大都不甚相远。只是其中人品,却自有优劣、邪正、高下之不同,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,莫作一例看了。

物莫不聚于所好。国君好贤,如齐桓便有管、宁等诸人,晋文则有狐、赵等诸人,魏文则有田、段等诸人。齐庄好勇,则有殖绰、郭最等诸人。夫力举千斤,射穿七札,亦难得之才,而一时便有多人。可见一切人材,只患求之不力耳,何患无材哉!有国家者,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,吾不信也。

人主自中材以上,未有不极知国事之需贤共理者。然高爵厚禄,偏难以与君子,而易以与小人。及到有事之秋,却要贤能君子出力,却是急切没处去讨,遂有乏才之叹,岂不可笑。

人家弟子天性高明,不为俗情所染者,千万中只好一二。其傲狠下流,不可化诲者亦少。大约俱是中材。幼时父师教训,是不消说。到成童以后,若朝夕起作,都是有学问有品行之人,便自然日进于上达。即商贾买卖中,常与老成敦厚者相习,便也可成一个敦朴诚实之器。若于轻薄佻



诈浮荡者处,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。但为善难而为恶易,故常亲善人,未必便善;而不与善者处,便容容易易走入邪径。相与起作之人,十个中只有一、二个坏的,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。若善恶相参,那一半好人,便全不足恃,况并无贤人君子在内,又何望其向上乎!为人祖、父之心,谁不愿子孙作贤人君子,而不为之择交,是犹南辕而北辙也。及到他已是习于下流,却才悔恨去责备他,要他改过,尚可及邪!

圣人云:“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古谚云: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”中材之主得贤臣,则可以为贤君;与奸佞谗谄之人处,则陷于恶而不觉矣。《列国志》中诸君,大都是因臣下以为转移,而其名誉美恶,遂成千古话柄。天下固有中材之人,其尚择所与哉!

贪人不顾天理,昧却良心,做上许多坏事,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。却不知坏却良心,依旧不得受用,枉落千古骂名,有何便宜处?乃前人跌倒,后人偏不晓得把滑,如《列国志》中,乱臣贼子接踵而起,饕餮嗜金,蚍蛇甘鸠,可胜浩叹!

尝论正人最是难交,只是图他有益耳。与不肖处,煞是快意,只是相与到后来,再没个好收场。正人平日事事要讲理讲法,起居饮食,都要色色周到,已是令人生厌。若你做些不合道理之事,便要拦阻责备,使人絮烦。但是与他起作,却也没甚祸害出来,即或有意外之虞,他便肯用心出力,排难解纷,必期无事而後已。不肖之人,平日或图饕餮口腹,或图沾润钱财,随风倒舵,顺水推船,任我颐指气使,其实软媚可喜,只是他到浸润不着你的时节,稍拂其意,翻过脸来,便可无恶不作,从前之快心,都是今日之口实。或遇你有别事,他便架空生波,于中取利,事若败坏,他便掉臂不顾,还要添上许多恶态恶言,不怕你羞死气死。却怪世人择交,偏要蹈软媚洗腆,及到事後追悔,已是无及。试看《列国志》中,君相用人,士大夫交友,往往堕此套中而不悟,可悲可叹。

“良药苦口利于病,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虽是两句熟话,却是亘古不易之言。试看《列国志》中,许多君相、卿士、大夫,起初任情径遂,不听好言;及到貽到头之悔。及到祸乱已成,身名已败,却才思想善言,自羞自恨,已无及了。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、读书学者与良朋密戚,逆耳言来,莫便愤然加怒,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,即使其言不是,于己亦无所损;倘事有可疑,理有足采,便可及时补救,免到后来懊悔也。

本书中的批语议论,劝人着眼处,往往近迂,殊未必惬读者心目。然若肯信得一二分,于事未必无当,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髮之益,不止如村警说弹词,仅可供一时之悦耳也。



教人子弟读书常苦,大都是难事。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,津津不倦者,是他天分本高,与学问有缘。这种人,于百中只好一二,其馀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。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,便若扞格不入。至于稗官小说,便没有不喜去看的了。但稗官小说虽好,然毕竟也有不妥当处。盖其可惊可喜之事,文人只图笔下快意,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。我今所评《列国志》,若说是正经书,却毕竟是小说样子,子弟也喜去看,不至扞格不入。但要说它是小说,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,子弟读了,便如将一部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都读熟了。岂非快事。

有人来说,《列国志》也不是全美之书,不可辄与子弟读。试问其故。则曰: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逸、丧心蔑理之事,恐怕子弟看了,引他邪心。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见,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。夫圣人之书,善恶并存,但取善足以为劝,恶足以为戒而已。他本小说,于善恶之际,往往不甚分明。其下者,则更铺张淫媾,夸美奸豪,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,其书可烧,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。若《列国志》之善恶施报,皆一本于古经书,真所谓善足以为劝,恶足以为戒者,又何嫌于骄奢淫逸、丧心蔑理也哉!《列国志》是一部劝惩之书,只看他忠奸厚薄无有不报,即不报之于身,子孙也终究逃不过。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小。

他书亦讲报应,亦欲劝惩,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。惟《列国志》中,件件皆是实事,则其劝惩为更切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繇词,其语甚古,亦甚验,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古书?如何古法?自秦火後失传,殊令人恨恨。

《列国志》前後评语,悉是随手写去,更不曾重加点窜,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处。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,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,谬误甚多,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,俱言宋襄夫人王姬,欲私通公子鲍而不可。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,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。此事关系甚大,故不得不为正之。他如彗星出于北斗,主宋、齐、晋三国之君死难,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,却作是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。此类甚多,不能遍及也。

词曰:

道德三皇五帝,功名夏後商周。

英雄五霸闹春秋,顷刻兴亡过手!

青史几行名姓,北邙无数荒丘。

前人田地後人收,说甚龙争虎斗。

周宣王



翻車既攻翻參既同爰質變駟載攻元
功予懷東皐清肅岐豐如月既餘
如日再中 理之孫家

周宣王

褒

姁

周姜勤內政王迹聲系師鳳
鳥不度見龍縈愛若斯傾城在一笑
公國是三思吉驕山下倉皇悔已遲
夢蘭



褒姁

周平王



龍蔡肇祠燬我京師大讐未復大命若私
王者迹熄惟其忍之哀小弁孝子之詩

戊子春王伯奎黃拜敬書

周平王